

跟着张定浩读曹植、读阮籍、读陶渊明、读谢朓、读李白、读古诗十九首、读诗经、读楚辞，我隐约知觉到了过去时代的诗与依然留在世间的天真和烂漫。

《既见君子》： 留在世间的天真和烂漫

■ 吴孜

过去时代的诗人已经零落成泥，只是，不同于凡夫俗子早就灰飞烟灭，他们用诗魂构筑起来的葳蕤的诗歌花园，一直在泽被后世。然而，诗无达诂，董仲舒此语虽给了诗无限的天与地，却也道出了一个真相，亦即爱诗的人也未必会读诗。那么，张定浩就是我们在逡巡诗歌花园时可以信赖的一位引领者，以一本《既见君子——过去时代的诗与人》。

多年前，我和上海博物馆的几位好友带领一群中学生去全国各地行走文博之旅。到太原时，山西省博物馆派出了讲解员为我们讲解馆中收藏。这的确是一位优秀的讲解员，她字正腔圆地将通往每一件文物的密码告诉了我们，从而，那些静默了千百年的青铜、陶瓷、玉器等，竟相向我们温柔倾诉起它们的前世今生。饶是这样，她与已经被她了解得烂熟于心的文物之间的隔膜，我还是听到了。

“假如一个蹉跎半生的人尚且还有抱负，那么他看见成熟的桃子时，心里起了这样无名的忧伤，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个人，是那个春秋魏国的诗人，也是子建”，选自《既见君子》首篇《曹子建》的这段话，有没有张定浩的自况？当然，1976年出生的他，早已经事业有成。除了颇受好评的与《既有君子》比肩在同一书系里的诗集《我喜爱一切不彻底的事物》、随笔《取瑟而歌——如何理解新诗》外，他的著作还包括随笔《无形之物》《孟子读法》，以及译著《我：六次非演讲》《悼念集》等。我说在所引之言里看见了他的身影，是因为他在一步一个脚印地推进自己是如何在《诗经·魏风·园有桃》里找到忧伤时，将自己的日常和自己的情绪投射进了字里行间：“诗是这样的，‘园有桃，其实之肴。心之忧矣，我歌且谣。’我开始没明白，为什么桃子端上来的时候，那人便会忧伤。前几天去南汇看桃花，出租车司机说八月还有品桃节，想到大颗大颗的水蜜桃端在果盘里，应该流口水才是，为什么要忧伤？”

水蜜桃非但没有逗引出过去时代诗人的口

腹之欲，还让他生出了忧伤，为什么？随着文章作者的一唱三叹，答案水到渠成地呈现了出来。可我在初夏时节读几页《既见君子》看几眼窗外婆娑的绿树后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不仅仅因为通感到了诗人看见水蜜桃时的忧伤，更是触感到了张定浩在体验《园有桃》里忧伤处处过程中，他滚烫的激情。

这不是我熟悉的讲解古典诗词的文本格式。我在大学上中国古代文学史这门课时，老师们会以点带面地给我们细讲每个朝代著名诗人的代表作品，比如《诗经》中的《硕鼠》和《伐檀》等、屈原的《离骚》、曹操的《短歌行》、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等。但是，老师们如教学参考书一般的讲解让我很难觉出过去时代的诗与人的趣味何在，与此同时老师们貌似翔实其实枯瘦的讲述，还给了我一个错觉：解读古典诗词就应该这样不苟言笑地隔岸观火。

一篇篇地读着《既有君子》，读到情绪无法平复时我就放下书本伏在窗栏上远眺儿童乐园里孩子们坐着秋千欢喜地上下翻飞。“我有一日被大雨阻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包里只有一本《古诗源》，随手翻到李陵苏武互赠诗重读。纪德在《新食粮》里曾感叹，‘我们的文学，尤其是浪漫主义文学，总是赞扬、培育并传播伤感情调，但又不是那种积极而果断的、催人奋进并建功立业的伤感，而是一种松懈的心态，称之为忧郁’。而所谓‘积极而果断的、催人奋进并建功立业的伤感’，在我心里想到的形象，便是苏武所说的‘慷慨有余哀’。这五个字，约略说尽了汉诗，也说尽了我喜欢汉诗的理由。”我是被这一小节文章中的哪一句话搅动得无法安坐在藤椅上的？是张定浩引用的纪德之言吗？大师关于忧郁的定性，当然让将忧郁视作高级情绪的我产生了些许不安，但不足以把我拽离书本来掩饰自己。我是被隐藏在文字深处作者浓稠的感怀搅乱了心绪。试想，被大雨阻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心情会怎样？不然，何必絮出纪德关于忧郁的批判来释怀？让这个生活片段结束在苏武的“慷慨有节哀”上，张

玩赏影音

没有人的人生是完美的，但秦怡老师用她的大爱、她的坚强、她的担当，把她起伏跌宕的人生过得波澜不惊，苦中有乐，寒中有暖，暗中有光。

追忆秦怡老师与我的相遇点滴

■ 沙碧红

从前，常接到秦怡老师的电话：今天我又想到一个情节，我要即刻写下来，我都八九十岁了，不知道哪天就走掉了，其实死也没什么可怕，只是活着的时候多做点事吧。每当她说类似的话时口气十分淡定。我也从未觉得她真的会走，所以当她离世的消息传来时，我忍不住泪流满面。对很多人来说，她是受人尊敬和喜爱的电影明星，而对我来说，她更像一个老师甚至亲人。伴着止不住的泪水，20多年间的点点滴滴在我脑海里潮汐般涌来。

初识秦怡老师，源于一个剧本创作。那是1998年，我还没走出失去母亲的悲伤，又刚刚怀孕。秦怡老师对我格外关心，当时在上海我们两家住得不远，除了工作，平时秦怡老师一有时间就请我去她家，她让保姆煮红糖大枣水给我喝。然后我们就坐在沙发上聊天。有时我们会步行去她家附近的饭店吃饭，每当过马路时，秦怡老师都紧紧拉住我的手，领着我穿过马路，穿过人流，她牵着我的手的感觉，无论是当时还是此刻都让我感到温暖。不仅如此，每次走在人行道上时，她都会走在道路的外侧，用身体把路上的行人和自行车挡住。她还会告诉那些路人当心别碰到我，她的身体护着我的那个姿态，像极了我的母亲在我小时候带我走路时的样子。她的细心呵护令我重温母爱温暖。我女儿出生后，秦怡老师更是细心地送来了成箱的果汁，以及足够多的不同大小的柔软毛巾。

秦怡老师很少把爱挂在嘴边，而她的行动里却处处都蕴含着爱。她不仅是一个成功的电影明星，更是一个好母亲、好妻子、好姐姐，也是她父母的好女儿。因为她心怀大爱，她有比常人更多的勇气，她的一生对事业，对家庭，都勇于担当，甘于付出。

我曾问过她：您的人生经历了社会混乱、战争、婚姻的变故等，每遇到困难时，你害怕吗？难过吗？你是怎么让自己面对那些我们常人看起来非常艰难的時刻的？秦怡老师说：这是现在回想起来觉得经历了一些艰难，但当时不觉得有什么，生活里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是很正常的，遇到困难去解决就好了。就是这样我一步一步走过来了。人的一生很长，你不是有这样的问題就是有那样的问題，这没什么。只

是现在说起来好像怎么这么难啊不容易啊，其实人生就是这个样子。我说：那最危险和最难过的时候，你觉我想呢？她说：“我就想三个字：向前看！你不管什么事，只要向前看，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前边总归是有希望的。

我也问过她：你觉得你的前半生过得怎么样？她说：我觉得很幸运，因为我很喜欢我的工作，我热爱演戏，只要能演戏，我不吃不喝都可以。演戏对我来说是最快乐的事，我很幸运能有机会做了演员。我也特别喜欢我的家人，我一直觉得我要管他们，照顾他们。因为对别人很难的事对我来说并不觉得难，所以我就要照顾他们啊。虽然还是有些遗憾，但我很尽力做了。

我相信秦怡老师对自己的人生如同她说的那样，感到幸运！我也在20多年和她的往来中看到了她的坚强和欢喜。

除了谈起演戏的过往时秦怡老师眼里闪着光，她在谈起家人时眼里也总是充满了笑意。她的儿子小弟还在世的时候，有时候秦怡老师会带他和大家一起吃饭，她总是帮他夹菜，时不时地给他拿过去纸巾或提醒他喝水，做这些的时候，她是慈爱的并且这慈爱里也包含着所有母亲在照顾自己的孩子时获得的幸福感。在我印象里，每次吃完饭，看到妈妈要开会谈事情，小弟就会乖乖地坐在旁边等待。只是在发病时，小弟也曾有过发脾气打妈妈的情况，经过住院治疗后他好转了。平时他不仅懂事还很有爱心，秦怡老师经常讲起小弟如何关心妈妈，爱护姐姐。每次讲起小弟小时候的事，她的眼里充满了笑意。小弟快60岁的那几年，秦怡老师经常嘱咐他要好好休息，然后转头对我们说：他现在是老人了，要多休息。而她自己却在忙忙碌碌中忘了自己也是位老人。

作为母亲，秦怡老师不仅爱小弟，在我印象里，她也很爱女儿斐斐。她不止一次在讲起当年她为了能把斐斐带在身边而做的努力，甚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当年为了摆脱当时的丈夫酗酒对她的伤害，在朋友的帮助下她逃离了家。当时除了丈夫找她，因为她演了抗日话剧，日本兵也要抓她。秦怡老师没有办法带着斐斐逃跑，只能先一个人躲出去，想安顿好之后再想办法接斐斐。她东躲西藏，后来跑到一个矿山上，矿工们保护了她，他们让她下去一个矿井里藏身。本来已经逃脱



徐建军摄

定浩欲说还休的被一场大雨阻在陌生地的刹那反应，经由一句诗的过渡，让我凭栏目睹到的日常生活，透露着盎然的生机。

在《取瑟而歌——如何理解新诗》的序言里，张定浩写道：“这首诗正在向我们发出邀请，邀请我们动用自己全部的感受力和分析力进入它，体验它，探索它，被它充满，并许诺，我们必将有所收获，这收获不是知识上的，而是心智和经验上的，像经历了一场爱情或奇异的风暴，我们的生命得以更新，”在《既见君子》后读到《取瑟而歌》的序言时，我为自己想要说说《既见君子》有多好的念头感到羞愧，关于《既见君子》的好，还有谁能比作者自己概述得更到位？

无论是《曹子建》《阮嗣宗》《陶渊明》《谢宣城》《李太白》，还是《古诗十九首》《既见君子》和《九歌》，张定浩都在以自己的感受力和分析力示范给读者，他是怎么进入它们，体验它们、探索它们的，仿佛现场实录的读诗过程，极具模仿性。我亦步亦趋地跟着张定浩读曹植、读阮籍、读陶渊明、读谢朓、读李白、读古诗十九首、读诗经、读楚辞，或许总也抵达不了《既见君子》的高度，但我隐约知觉到了过去时代的诗与依然留在世间的天真和烂漫。

参加这样的舞会对男女而言都是一种甜蜜的压力，选择与被选择、攀比与被攀比、怀抱期待和遭受打击、失意与得意……都是年轻的人们情窦初开时才有的困扰啊，只是当时已惘然。

■ 李咏瑾

其实仔细一想，从择偶这个层面来说，你眼前徐徐展开的花花世界，不就是一个个或大或小的“舞会”？你在舞会上尽情起舞，翩翩展示你的姿态，与此同时，一朵鲜花深吸一口气，在那枝头翩然绽开，于是春天便不由自主地有了焦点，犹如平缓而碧绿的湖面上产生了一个渐渐变大的漩涡，而你独处于漩涡的中央，于是一切热烈的情绪、关注的目光、喧嚣的私语都不由自主地向你蜂拥席卷而来，你便独得了整个春天一切的繁盛——那是张开双臂都拥抱不过来的让人窒息的繁盛，是独属于一朵鲜花的高光时刻！

所有相亲联谊会上最受欢迎的姑娘大概都有这样的感受吧，不！应该是所有参加这样的联谊会的姑娘，只要她一展裙摆、迈开了第一个舞步，她就理所当然地、羞赧又灿烂地拥有了自己的春天。

哪怕这春天只是稍纵即逝！

这样的“春天”，可能存在于你年轻时的经历，可能存在于她年老时的回忆，也可能存在于我此刻无意中在纸上留下的一行行字迹；既可能存在于北上广那样气的985相亲派对，也可能存在于若干年前最贫瘠的小镇上那种简陋的露天舞会。

这样的露天舞会，往往是小镇上的工矿企业为了解决一线大龄青年的脱单困局所举办的一种福利性活动。参与人员，则是机关里的单身女青年和众多在野外一线艰苦作业的男青年。这种联谊形式一直延续到了如今，今天的勘探、路桥、石油石化、水利建设等诸多艰苦的行业里，仍旧聚集着大量身在野外的单身男性，他们的脱单渠道之一就是参加单位举行的相亲活动。那一双双不敢直视的眼睛，那微微颤抖着伸出邀请的手，几十年前和如今并没有什么不同。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有些昏黄的滤镜中，舞会已开始良久，舞曲从“冬天里的一把火”响到“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舞池仍旧显得空旷，第一对拥抱着滑向舞池中央的，还是以身作则的工会主席和女工委主任。任凭各单位的领队如何加油打气，年轻的男男女女们仍旧和各自单位的同性朋友们挤在一起“抱团取暖”，只是一边攥着出汗的手帕，一边远远地互相打量、低低议论。

万般无奈之下，组织再度出马，事实上自从拿到参加舞会的男女名单，热心的工会大姐们就按捺不住滚烫的爱管闲事之心，就地来了一个“拉郎配”：这个五大三粗的铁姑娘适合那个矮矮壮壮的转业兵！那个卫生所里秀秀气气的“林黛玉”和这个白白净净的“笔杆子”，两人往一处一站，就像一幅画！还有这个英气十足“花木兰”，嘿！还是去年的三八红旗手，适合那个一身干劲的副队长，两人以后一起携手搞事业，于单位于小家庭都好……就这样说定了！虽然还没有征求当事人的意见，但所有热心的工会大姐都为自己的英明眼光自豪不已。

岂料年轻人毫不跟着剧本走，铁姑娘和转业兵丝毫不来电，两个人因为意气相投成了好哥们儿，她看上的似乎是那个白净的奶油小生，毕竟彼时电视剧《渴望》风靡一时，里面的上海小男人王沪生大概是荧屏上最早的小鲜肉！鼻祖，于是转业兵仗义地把那个他口中的奶油小生薅了过来，转身又吓下了一跳的“林黛玉”伸出了邀请共舞的手：“放心，俺虽然是个大老粗，但俺是个实在人。”

一心追求进步的“花木兰”倒是副队长有好感，但副队长一双眼睛只盯着她勉强和转业兵共舞的“林黛玉”，摩拳擦掌地琢磨着下一支舞一定要抢先一步把她抢过来，并且让其他男人再没机会！

参加这样的舞会对男女而言都是一种甜蜜的压力，选择与被选择、攀比与被攀比、怀抱期待和遭受打击、失意与得意……都是年轻的人们情窦初开时才有的困扰啊，只是当时已惘然。

在一群没开窍到只凭本能行事的愣头青中间，也有个把醒事早的小机灵鬼，比如那个相貌平平的“小圆脸”，走近一个无人理会的男生，塞给他两粒稀罕的大白兔奶糖。两人顶着这对瓶底厚的高度近视眼镜惊诧不已，他是南方人，身板小，脑袋大，“蔫巴得好像风沙地里一棵三年没抽叶的杨树苗（他们队的队长这样形容道）”，又是初来乍到这样艰苦的环境，连本地话都听不懂，一时难免格格不入。这两颗大白兔奶糖给了他极大的温暖和肯定，也奠定了两人此后几十年婚姻的稳如磐石。对此，那个机灵的“小圆脸”，现在已是这家央企南方公司的总工程师太太，不无自豪地佩服自己的先见之明：“当时就想找个学历高的，学历高又肯干，前途一定差不到哪去，毕竟……”她停了一下，笑嘻嘻道：“知识就是力量。”

20世纪90年代初的露天舞会，男人和女人能够互相展示的，只有最纯粹的自己，没有现在相亲种种复杂的套路，更谈不上金光闪烁地炫耀名牌和展现医美之后的完美脸庞，人们拿得出手的，只有羞答答又难掩的热情，频繁踩到对方脚尖仍勇往直前的笨拙，以及最原始的一曲舞毕后汗气蒸腾的自己！在这样的汗气蒸腾中，如同雄株和雌蕊相互吸引……舞曲一首首响起，一首首又归于沉静，人们不管是正在得意，还是陷于失意，总不愿舞会就这样结束，失意的人盼望着能被峰回路转的爱情撞个满怀，得意的人盼望着眼前这次畅来得更加猛烈，所有的人都不承认最好的时光即将过去，而是期待着更为浓烈炙热的热潮在这人生的舞台上乍然绽放、级级攀升，希望青春永远饮不尽这杯中醇酒，希望纵情欢歌中今宵永不落幕！起风了，起风了！远处大幕上浓云翻滚，无数的电闪雷鸣在沉沉的雨云中翻滚着、孕育着……这就是情欲最初的惊心动魄，也是所有联谊舞会上那些炽热眼神背后的秘而不宣。

不管之后的恋爱是否修成正果，不管此后漫长的婚姻里是否交织着甜蜜与琐碎，不管他们是否会在人海中彼此走失，我想，那些经历过这个时代的曾经青年，都不会忘记自己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小镇上，参加过那样一场惊心动魄的露天舞会。

唯愿那舞曲永不停歇